

浮世绘

一双绣花鞋

张学伟

这一段一直加班，一加班就到半夜。一回到家，就意识到又忘记买拖鞋了。

上了6楼，打开灯，吓了一大跳，我家门口竟然摆放着一双绣花鞋……

此时，过道里寂静的可怕，盯了会儿绣花鞋，心怦怦跳着，看过一段恐怖视频，是有关绣花鞋的……我将门口的绣花鞋慌乱地踢到一边，打开防盗门，往屋里狂奔。这一夜，胡思乱想，满脑子都是恐怖的绣花鞋。等早上上班时，瞄了一眼，天哪，绣花鞋不见了！

第二天夜里，我回家，打开过道灯，心又是一阵狂跳，那双绣花鞋又整齐地摆在我家门口！不假思索，我赶紧将绣花鞋踢到一边，打开防盗门，往屋里狂奔。这一夜，满脑子又是绣花鞋。一夜无眠。早上上班时，我瞄了一眼，绣花鞋不见了！

第三夜下班回家，我不得不将同事叫来，同事做伴还可以壮胆。

我和同事上楼，把过道灯拉亮，定睛一看，空空如也，门口哪来的绣花鞋啊？同事嘲笑我胆小，我急忙辩白：“前两夜，门口真有一双绣花鞋的，半夜三更，很是恐怖……”就在我俩喃喃咕咕，5楼的门啪的一声打开了，一位老太太颤巍巍走来了，天哪，老太太的手里竟然掂着那双绣花鞋！

见我们发愣，老太太说：“闺女哪，你咋还不买拖鞋呢，你的皮鞋咔咔响，搞的俺夜里失眠，送你一双俺纳的土布绣花鞋吧，可隔音……”原来是这样，我瞅瞅自己的高跟鞋，身子一下子燥热。同事把绣花鞋接过，欣喜若狂说：“古朴，细腻，还是衲的千层底，这绣花鞋俺收下了！”

物候志

笋

赵毅

从魏晋的“竹林七贤”到东坡先生的“不可居无竹”，竹从文人的审美进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春雨过后，笋便纷纷从地里冒出头来，正所谓，“笋因落箨方成竹，鱼为奔波始化龙。”

云南产竹的地方多集中在低纬度地区，这些地方以傣族世居，所以，那些地区四季的餐桌上都有笋做成的菜肴，炒、煮、烧，最奇特的是腌制，腌笋因为味酸所以又叫酸笋，闻起来有股奇怪的臭味，不是什么人都能接受的，可一旦喜欢吃就会上瘾，煮鸡、鱼、肉都要放一点，肉味也就变得异常地浓郁，又不发腻。可滇中一带对笋的认识基本是菜市场偶遇的冬笋和经过长途运输的笋干。肉质厚实的的冬笋或笋干都是红烧肉的最佳搭档，满满肥腻肉汁的竹笋仍能保有竹的清香，而肉也就显得没那么肥腻。而云南红土地里生长着太多的植物，又有太多的可供人类享用，所以竹笋在云南人的餐桌上并没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但生长在江南的林木对竹笋有着天然的热爱。几场雨过后，他在院子里巡逻一番，手里就多了几根竹笋，长尺余，粗如手指。把落箨一层层去，露出了青黄的竹节，那鹅黄中夹带着的新绿是蛰伏了一整个冬天的饱满，也是春天里才有的崭新与生机。竹节中，褪去了鹅黄的便已经老了，笋就已经长成了竹，也就上不了餐桌。剥好的笋也要即刻烹饪，稍作停顿笋就老得不能吃了，实在想留着下一顿享用，只能切成片，用水焯过放进冰箱，数日取出，鲜味尚存。植物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即便离开土地，依然还在生长过程。

春笋肉质不如冬笋那么厚实，所以，只能是切成片与肉同炒，笋的清香在肉汁里被充分地激发出来，而肉味也在鲜香中得升华，一荤一素相互成就。下锅前，竹笋必须用水焯过，否则那股涩味会破坏这道佳肴的妙处。

笋的繁体写法是竹字头加一个旬，说文解字里解释：筍，竹胎也。也就是说，我们吃的不止是一种植物，还是这种植物的胚胎，听上去多少有些残酷，而自古以来，多少文人墨客画竹写竹，竹已经成了坚韧、清高、虚怀若谷的化身。可人类在吃笋的问题上却是最不需要负疚的，一阵春雨过后，笋便纷纷地钻出土层，即便土层上还加压了石块，然后，便成蔓延之势，用不了多久，地下便盘根错节到令人疯狂的程度。想要阻止这一长势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准时机，将新冒出来的笋砍回来，做成一道菜肴。

流年剪影

游黄河

我读高三的那一年，在学校外面租了一间小房子。家里没有钱，但是母亲说，再穷，孩子最后一年高中，要租就租吧。

我租的是最顶上的一个隔热层上的小房子，那间小阁楼有一个小窗子，一个小门，除此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高三有太多的题目要做，晚上十点半钟下自习，我出了学校的门，再走五分钟的路，就到了我的阁楼下。

用一把旧了的钥匙开了门，我进到屋子里，先往床上一躺，静静地休息十来分钟。这时候四周很安静了，小城市里，到了快十一点的时候，路上的车就很少了，即使一辆车子开过去，也是匆匆的，马路两边早就没有行人了，门店也都关了。倒是远处乡村里传来隐约的蛙声和狗吠，反倒给小城增添了一份宁静。

从床上起来，提了水桶，去屋顶上的另一个地方打水，放到一块长条石上，慢慢地洗了起来。这时候天上那些星星好像就在我的头顶，好像整个世界都是我一个人的了。那些或高或矮的黑黑的屋顶，就好像一棵倒下的树，横在小城中间。稀疏的灯光那样昏暗，好像一

不小心就要灭了。洗澡后，我搬了一把凳子坐了下来，那些白天里一定要想的事情，这时候可以不想了，老师在教室里讲的那些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话，这时候都随风而逝。

我最喜欢的是风，夏天晚上的风，就好像母亲的手，那样柔和又那样亲切。我那小阁楼白天里很热，但是一到晚上，就无比的凉爽。风如家里原来养的那条小狗，总爱用湿润的小舌头舔着我的手，然后用毛茸茸的头，紧挨着我的身子。

我从家里挖了几棵小花秧，放在几个破碗里，一棵是金银花，一棵是兰花草。那一两寸长的小苗，也静静地呆在小阁楼里。

白天的时候，我一回到阁楼，先要看看两棵小苗。总不见到它们长高，不过我知道，它们确实是天天在长高，只是我看不见，就好像我的成绩天天都在进步，可是我却感觉到自己一点进步都没有。时间在小阁楼里，好像凝固了。中午放学后，我从窗子里，看到对面马路转弯的地方，那个小小的补鞋匠，站了起来，正在张望。过了好一阵，一个妇女提着一个白色的袋子过来了，她就站在小鞋匠的左边，把袋子里的饭盒拿了出来，递给小鞋匠，小鞋匠拿着饭盒坐了下

红土地肥沃，椰树长得又粗又壮，结的椰果个大水满。

来自椰树之乡的文昌，过去流行的口语一直说着“海南椰子冠中国，文昌椰子冠海南”。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出生在文昌县南部的国营农场，那时生活还清苦，住的瓦房裂缝好大大小小的，老鼠都可以钻进去。小厨房是用茅草掺和泥浆打成墙的，顶部全部用茅草铺盖。两处来往要经一段斜坡泥土路。整幢住房前后均是椰树，小厨房周围也都是椰树。

妈妈是个知青，颇有知青风骨。刮风下雨了，她喜欢透过窗户看雨景，椰树不枝不蔓，伟岸挺拔，羽叶撑天，傲立天地间，任凭雨淋树根不腐烂，任凭风刮树干不断断。

妈妈为了成全父亲的事业追求和哺育我，一直没有回城。苦熬十年“面朝红土背朝天”的生活后，才好不容易调上场部缝纫组。她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缝纫工作，别人每天上班干八小时，她每天起码要干十二小时。缝纫工作动脑费神多，她坚持高质量低收费，获得收入不高的当地群众的好口碑。但也正因得到群众的认可，无形中又加重加大她的工作量。一个雨后的中午，妈妈匆匆下班后，一手抱着我，一手拿着个小锅去厨房，在泥泞的小路上，一不小心打了一个趔趄，小锅里的米糊洒了一地，妈妈跌倒后滚了一身泥巴，刚四岁的我也一样滚落泥泞地里，幸好妈妈依然紧抱着我，另一只刚掉小锅的手顺势抱住一颗椰树，避免了滚下坡底的危险，妈妈挣扎站起来后说了一句“真感谢这棵椰树”。

这一年春节，广东老家的公公婆婆、外公外婆都渴望我们一家三口回去团聚，奈何爸爸又准备考试没空探亲，只有妈妈带我坐船去坐船回。去时风小浪小没问题，可回来狂风巨浪惊人，妈妈由于长期超负荷劳作，身体严重虚脱，十几个小时的大海狂风巨浪颠簸，吐光了饭菜，接着吐酸水，最后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似的，但吐出来的是极苦涩的胆汁了，尽管她吐得死去活来，却仍一手搂着我……上船后我们的行李全靠同行的农友帮忙，上秀英码头乘车到海秀路和海府路的交汇处，终于看到海府路上的建国旅店和海南旅店这两所当时海南最热闹的旅店，再看着道路两旁熟悉的椰树，摇曳如同列队点头致意的迎宾队，妈妈喝了一口椰子水，憔悴的脸上终于绽开了久违的笑容。

又过一年，爸爸经过半年苦苦备考，终于考上干部专修科外出脱产学习，我也变得更加调皮，但也更记事了。一天下午下课后我在幼儿园大班等待妈妈来接我。知道妈妈工作忙，经常是送我早，接我晚，我与几个同样调皮的男孩子就在露天娱乐场追赶起来，突然踩空一脚从滑梯顶端掉下来，当场摔断了手！接到通知我妈火速赶到幼儿园。闻悉离场部三里路的一队有个会接骨的老中医，妈妈背起我直奔该队。一打听，老中医在野外养鸡，夜里看护鸡群住在野外。

这时天黑了，我妈粗略问明山路和养鸡点，又孤身背着我踏着夜幕寻医去，走在黑压压的椰林里。路，越来越难走；夜，越来越黑暗。听着蝉儿和松鼠发出的哀鸣声，又听说那一带有一种叫“竹叶青”的毒蛇很多，我在妈妈的背上祈求它们千万不要出来伤害我们。看着忽隐忽现的萤火虫，想起小伙伴相互吓唬的妖魔鬼怪，又祈求它们千万要放我们一马去求医。我左手扒拉住妈妈的肩膀，右手护着折断的手，也顾不上疼痛了，一路祈求在这黑夜里千万不要碰上坏人。有两次妈妈侧身撞上椰子树，她顺势倚靠树干猛喘粗气。老中医被妈妈的精神所感动，带上胶灯探黑采撷回两味青草药，拉住我那折断的右手，细心揣摩，对接复原，夹上椰板，效果尚佳。

长期的超负荷劳作，在隔年我六岁上小学一年级时，妈妈病倒了！后来，爸爸评价妈妈印象最深、讲得最多的是在农场结婚时，为搭间小厨房一同上山割茅草，在盛夏酷暑的中午，汗湿全身衣服，实在挺不住了，连爸爸这个当过兵的男子汉都感到窒息，提议休息一下，只听妈妈轻轻地说：“你休息吧，我再干一会”。在艰难困苦面前，虽然话语平平，却以坚强的毅力让爸爸回忆一辈子。最后她才与爸爸坐在阴凉椰树下，借椰叶遮荫喘息。

外婆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追思谈话中，说妈妈与椰树一样坚强，台风可刮倒椰树，但难以刮断树干。

长大后我到妈妈工作过的连队，留队的知青叔叔告诉我，你妈在队里是同批屯垦戍边者第一个入团，第一批当上武装民兵。站在妈妈曾居住过的地方，看妈妈最喜爱的椰树，更深一层品味到椰树的不枝不蔓，伟岸挺拔，羽叶撑天，傲立天地间……

小阁楼上的慢时光

来。女人也找了一把椅子靠着他坐了下来，我上学去的时候，她还没有走。

那个包子铺的一对夫妻，忙里忙外。男人忙着收拾桌面，换了新的蒸笼，女人就坐了下来，靠在墙边上，打盹了。

我喜欢包子铺里的这对小夫妻，他们做的包子好吃，还有人情味。我有几天没有过去买包子，那个妇女就准时地拿了八个小包子，到我的小阁楼上。我有两次不在，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也上来过，我只知道，她不是同情我，说到底，我跟她是一个远房的亲戚，母亲走的时候，就跟她说过，要她多关心我。

在小阁楼里，我也忘记过两次上学的时间，等我醒悟过来，时间已经到了上晚自习的时候，我只好提了书，飞快地朝学校跑去。

小阁楼有一个特点，就是房东把墙粉刷得特别白。看起来清爽而干净。我的桌子放在窗户边上，看了一会书，我就朝远处看看，那些蜘蛛网一样的线，遮蔽了大半个天空，远处不高不矮的楼房上，挂了红红绿绿的衣服被子，那些树好像只是在楼房与楼房之间的一层隔离带。

要是我转过身，朝门外看，那里有一个小湖，湖里碧绿的水，好

像一层蓝色的玻璃。比蓝天更蓝，蓝得那样深邃，那样清幽，那样让人感觉到阵阵的寒意。要是有时间，我想去湖里，一个人慢慢地划一只小船，到了湖中心，我就躺在小船上，随便小船漂流到哪里去。可惜我在小阁楼里，没有那样的自由。

小阁楼两边的墙上，我自己画了两幅小画，一幅是家乡的池塘，那池塘边上两只小鸭，正准备跳进池塘里，池塘里已经有了丝线一样的小波纹。我最喜欢那一只把腿都提了起来的小鸭子，它正昂着头，好像斗志昂扬。

另一幅画的是家乡后面的山，山上有一座铁塔，高高地直指蓝天。山上的树，看起来密不透风，其实你要是走进去，却另外有一番天地。

这两幅凝固的风景，后来一直留在我的心里。

小阁楼里一年的光阴，却是我快乐的时光，我在那里冥然兀坐，偃仰啸歌。我也听到了天地之间的很多声音。而更多的是我自己身体里的另外一种声音，那声音催我自新，让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一个人烦躁的时候，不妨找一个地方，让自己安静下来，让时光慢下来，比如这小阁楼，多好啊。



《城乡春早》(油画)
陈德雄 作

食话琼崖

猪杂汤

段万义

和亲爱的人在海口老街走一走，途经解放路，转角有惊喜。一家不大不小的店，长桌、长凳，简陋得不便形容，但食客络绎不绝，一人一碗胡椒猪杂汤，吃得满脸春花。店员忙得风生水起，只听得连声应答：马上就来。那回响声似乎可以先期满足一部分馋虫欲。随后，一份份汤品快速从你身边闪过，似久念的人儿稍纵即逝，牵扯着无限怀想。落座待汤，像一场爱的考验，但为了特定诉求，终是值得。

不锈钢碗盛汤的不太讲究，便是这份汤品未经包装的平民性，很多能接地气的饮食往往这样朴素示人，更加让人流连忘返。有的直接装碗，有的隔一保鲜袋装着，后者因忙而为，不用洗碗，或可打包走人，也略显卫生些。仅此可见，这份汤的来头决不是阳春白雪，而是下里巴人的主儿，持久地“勾搭”和深切地吸引着普通百姓的舌尖。

亲和力爆棚的胡椒猪杂汤，升腾起一丝丝热气，串到鼻腔，似是故乡捎来的问候。胡椒产自本岛兴隆山地，黄姜诞生于南繁育种基地，所用猪杂（肠、血、肺、心、腰、肚）选自农家黑猪。提及猪杂，都被其异味而“敬而远之”，就像看待某人或某事，产生成见或一味偏见，可能会陷入认识的死胡同，而实则在这例靓汤中已消除了固有的杂念。备有一份高汤打底，将黑、白胡椒混合干炒，出香后倒入高汤里，煮至色味较浓后过滤杂质待用。此汤煲猪杂，神奇的效果应时而出，原有残留的异味不知不觉被打进了厌恶的冷宫，只因浓郁的胡椒味和姜味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当然，也有将适量盐、姜汁和胡椒粉将猪杂先腌制一遍，其协同作战，像攻下堡垒一样，打入敌营，渗透内部，无往而不胜。

异味清除了，美食便可制作。各种猪杂的味道相互融合，即是一窝煲的魅力所在。然而，主料的加入并非一股脑地一同煮就，应是统筹了一番。将难以熟烂的猪小肠或粉肠和猪肚作为先头部队，并以花生油炒过，其后是心、肺、腰补上，易熟易硬的猪血自然压阵在后，还需适时放些萝卜丁，也许是导入一种清凉之意，加速平衡汤内的和谐度。诚然，一例好汤的出品，凝聚了主人的不断求索与经营。那猪小肠的嫩滑或粉肠的软糯，猪肺的柔嫩，猪心和猪腰的紧实，猪血的润和，配上萝卜丁的入口即化，一股无以言说的美妙翩跹起舞。舀一匙汤，缓缓流转在口腔，微妙的甜咸辣交错，迅猛产生了骚动的旋律，之后一直奔跑 to 胃里，随即被“沦陷”，肚内乾坤直溢“舒服”二字，真可谓有此得清欢。在畅快中享受生活的本真，既是对自己的呵护，也是对这个城市文化的尊重。

价格平民化的胡椒猪杂汤，各料恰时集结，还成就了海南十大小吃之一的美誉。

诗路花语

赠友诗（四首）

林涛

*黄启国兄寄赠画欣然挂壁以此答谢，时与兄相识已二十年矣

悠思把剑待整日，风雨相识驻荆门。
南溟探珠凭浪涌，东山携酒待君温。
人生难忘初贫贱，笔力从来老纵横。
恐我身寒琼楼上，殷勤催放满墙春。

*登岳阳楼遥寄彭华彰同学
繁赋咽歌穿暮霭，暗戏红绿隐汀州。
吴烟浪下沙难尽，岳麓雁回柚未熟。
谁语相逢天下事，长歌独上最高楼。
可怜岸柳纤纤弱，万里不堪系逝舟。

*沈渝同学自洛枳矶归来，席后赋此为赠

天涯潮涌雁晴归，满座星辰熠熠辉。
万里驱驰云出袖，十年凉热雨侵帷。
未贪甘腻影犹瘦，敢赋苍茫思欲飞。
与汝今宵因一醉，啼莺形管莫相催。

*丙申春日董君小鹏寄赠新诗，因步原韵和之

天涯惯看四时春，流水落花早不惊。
鸾凤翩跹云中舞，鱼龙咆哮海上听。
倘能胸肋光明满，何必心田刻意耕。
坐对暖风桃李想，凌霄诗句照眼明。

观想

杨沐

想你的字。一连串字组成诗。樱花连翘玉兰碧桃
西府海棠文字盛开。我观想
樱满开玉兰圣立碧桃挤
海棠丝绒连翘喳喳小喇叭
漫天粉白，夹点红撒点鹅黄
风吹雪，席地卷
如鱼群飞虫吞噬清空
我观想，裸的蕊沾满湿的粉
落落站立，竭力最后的传播
半空红雾，转而
树下的红，流水的白
淑人透视的堆雪，诗人变形的
遗红。我观想
椭圆的半圆的勺形柳叶菱的
花瓣连缀，繁复机巧，浑然天成
我观想，失散的反向聚集
外方内圆向心，内圆深处内圆
还有一朵叫曼荼罗

夏韵

陈海金

巡回演出的蝉
飞到哪里
哪里就成了舞台
轻佻的阳光
窜进路旁的石榴树
打探花开的秘密
一朵睡莲
被绿叶层层捧出水面
一粒粒荔果
满脸羞红
怀揣甜蜜的心事
葡萄藤抓紧薄薄的时光
分娩的阵痛
在季节心头潮起潮落
关于记忆深处的风
甚是微妙
总是轻轻地
轻轻地
在青春的裙裾上
弹奏出初月的梦呓

唱晚

许亮

夜色斑斓
钻入渔夫的网眼中
用夏虫的歌声
缝缝补补
那一船的月光是针
夜色是线
浪花里，有一汪流光溢彩
是一对蟋蟀纵情对唱
任晚风抚摸着夜色
织就成一片渔火
点燃了河水里的波光
沉淀在指尖
一段岁月的老茧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